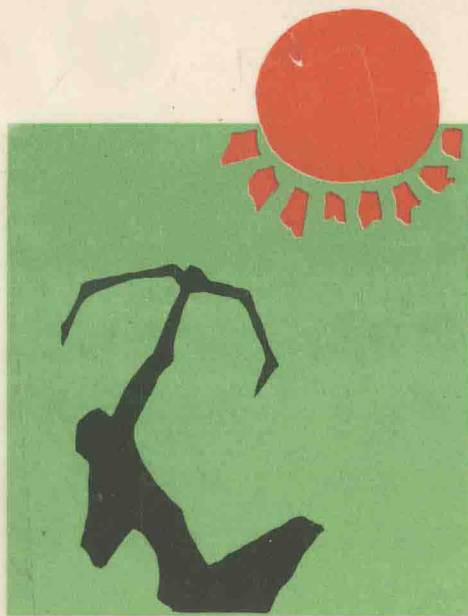


东 川 著

打开九十九种 可能



军事谊文出版社

家 园 卷

打开九十九种 可能



军事译文出版社

打开九十九种可能

东 川

军事谊文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21 号

打开九十九种可能

东 川

军事谊文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 Z 一号)

邮政编码: 10001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海军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1/32 印张4.75 69千字

1993年8月第一版 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80027-356-3 /I·94

定价: 2.98元

目 录

仅仅是一种生命的需要

——序东川诗集《打开九十九种可能》

.....杨匡汉（1）

拒绝融化的冰

尧：好雨打在地上.....	（9）
打开九十九种可能.....	（11）
吉祥海洋.....	（13）
迎迓黎明.....	（15）
上升.....	（17）
海上十四行.....	（19）
雨季来临.....	（20）
雪.....	（22）
鸟背上的花园.....	（24）
深巷里的花朵.....	（25）
黑夜十四行.....	（27）
热土.....	（28）
叶.....	（30）
苦恋.....	（32）

瓷花·····	(33)
大水·····	(35)
椰树天涯·····	(37)
往事·····	(39)
我们的屋子·····	(40)
花园·····	(41)
玫瑰·····	(42)
象形文字·····	(44)
红鸟·····	(46)

爬向月亮的鱼群

热爱汉字·····	(51)
读你·····	(53)
鸟·第十个梦·····	(55)
逝者如斯·····	(56)
黑发的献诗·····	(58)
玛雅·····	(60)
静静地想一想：琳·····	(62)
鸟儿还在叫呢，臻·····	(64)
轻轻含住花朵的微笑·····	(66)
九月小妹·····	(68)
等待一双手·····	(70)
瓶·····	(71)

晚钟.....	(73)
12月24日傍晚.....	(74)
冰山.....	(76)
记忆.....	(77)
雷火古树.....	(79)
绝望.....	(81)
歌王.....	(82)
卵石灿烂.....	(84)
梦见维尔哈伦.....	(86)

肯定有你栖身的日子

羊啊，羊.....	(91)
恋.....	(92)
你是我的天堂.....	(93)
光.....	(95)
羊.....	(98)
春雨.....	(99)
圣咏.....	(101)
荷.....	(103)
瞬间.....	(104)
小城.....	(105)
种子.....	(106)
吉他独奏.....	(108)

城市·····	(110)
愿望·····	(112)
靠近我·····	(113)
秋天的行板·····	(115)
秋之弦·····	(117)
记住秋天·····	(119)
遥望松潘·····	(121)
水兵的妻子·····	(123)
老铁山·····	(125)
断章1986·····	(127)
萨拉热窝：被流弹击中的鸽子·····	(134)
辉煌的汉字在响·····	(136)
怀念先驱·····	(139)
浮现·····	(140)
后记·····	(141)

仅仅是一种生命的需要

——序东川诗集《打开九十九种可能》

杨匡汉

当周围尘烟滚滚而诗叶飘零时，那些甘愿忍受寂寞和清贫，去接近诗歌有如接近一种信仰的诗作者和诗爱者，他们的举措显得耀眼的圣洁而高尚。

年轻的东川是幸运的。他尚未到而立之年，就在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了近二百诗篇，并多次获奖。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就握管为文，毕业后到大海边工作，其吟唱与海浪共搏动。他把自己的新诗集命名为《打开九十九种可能》，其实，依我看，他的书写，全然是出于一种生命的需要：我写，故我在；我在，故我写。

诗在中国，常常是永远的忧伤和雄丽。在不可能提供绝对和谐的社会现实中，种种困扰和苦难一直笼罩着个体生命以外的发展范畴，无谓的辩证往往颠倒着试图自由翱翔的真情实感。诗与人都变得复杂起来。生活着固然美丽，但与此同

时，那些个最圣洁的和最污秽的、最辉煌的和最阴暗的、最真诚的和最虚伪的、最宝贵的和最卑劣的、最值得为之献身的和最令人弃若敝帚的，不也愈发荒诞和模糊地扭绞在一起，清清浊浊，让你时而阳气上升时而忧愤得五内俱裂？东川和许许多多年轻人一样，终于从生活中找到了诗歌。他认定——

我终生仰望的爱情 含泪的歌唱不能终止
在古老的天空和海洋之间

已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进入春天

——《吉祥海洋》

他发誓让自己“从血液里倾听这片蔚蓝的喧响”。他作出告白：经过诗歌，热爱人类，热爱人类的幸福和痛苦；经过诗歌，找到自然，找到美丽的精神家园；不论是歌唱，还是诅咒，穿越自我，热爱生命。

于是，东川抒写着“好雨撒下了春天”，“清洗着失败的陨石和钢，让事物保持新鲜和魅惑”（《尧：好雨打在地上》）；赞美着最后一只鸽子“用苦难的翅膀，梳理季节的阳光和风暴”

（《打开九十九种可能》）；惊喜着“阳光射进沉思的树丛，黑暗发出了尖叫”（《花园——给

奥克塔维奥·帕斯》)；感唱着“楚楚动人的青草，高过一生所有的幻想，围困晚钟腐朽的心”（《晚钟》）；自然也呼唤着“从庄严的极地，给我带回一枝芳香的火焰”（《冰山》）。他没有退守现世的围墙，而试图突破自我，表达对生命、对世界的终极关怀：

世界，我是你的面包，你的酒
谁的泪水透过崇高看清了
惨笑的刀叉 谁的刀叉切开粮食和胃
去消灭荒芜和空虚

——《断章1986》

这些吟唱，使我们联想到常说的“生命意识”。其实，生命意识并非如有些人述析得那么神秘莫测。对于诗和诗人来说，是用个性强烈的洞察去张扬生命的普遍经验，是对健全的人格价值的深切体验，是使命和主体联姻的生存意识与抒情方式，也是驱动自身抵达人生和真理的彼岸的朴实而单纯的情思呈示。习惯势力往往胁迫着不少作者去复述那些毫无印证的记忆，或囿于被面具固定的概念与程式中而滋长惰性。从东川的诗中，我们则看到了发自冷静道义的燃烧的执著，看到了在同陌生的使命对话时“内心的黄金

和泪水”，看到了于行进中不失超越沉重的浪漫。他不伪造颂歌，也不去模仿生活的滑稽的结局。他是在认真负责地写作。他的诗常常诞生于烛光的夜晚，“从摊开的流泪的手掌之上，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一滴血，渐渐进入心脏的寂静”。这是一种诗歌姿态，也应说是一种生命方式。

看来，东川颇为钟情“九十九”的词语：九十九座雪山，九十九只鸽子，九十九簇鲜花，九十九吨碳，九十九个太阳，九十九个世纪，九十九座玫瑰的村庄……在汉字中，那“九九八十一难”象征着苦难的恒久，诗人却不因为这阴影而不去聆听未来。他体验着感觉的苍凉，又在苦难的缝隙里，孜孜矻矻去寻求那些永恒的东西：青春，友谊，爱情，心灵的高洁，摧毁一切可能媚俗的视点，还有那“火山口上的旗帜”一般的激情。这表明他有意同那些流行的、随风而飘的主题产生疏离，不作甜蜜的重复也不当魔鬼的同谋，而让自己踏上挖掘人生和精神命运的感悟里程，寻找瞬间的永恒，并求得语言的纯洁和明朗。这使东川和众多有为的诗人们一道，投入了尚来得及超越不幸的现代诗探索的道路上去。

真正的当代诗人的使命之一，在于并不规避现实而是直面人生，在于排拒种种莫名的诱惑而

去表现于新事物新问题面前独到的思索和独有的回答，在于让一切悲哀和虚伪于高尚的心理境界里消遁，在于能以自己的良知和智慧跟读众一起去接受那原本属于人们憧憬的真实的明天，找回我们的精神家园和险些僵化或异化的人格。而诗所实施的至上的精神交流，往往能使你、我、他看得到彼此的灵魂，看得到理智和情感的律动。我以为，在当今物质生活走向富裕而精神生活有可能二度匮乏的现实世界里，胁迫和诱惑愈多，对于诗精神的操守愈显得重要。

东川自然还很年轻。何处是诗程？长亭复短亭。他已经起步，但前面的路还很长。我希望他更多地切入现实和人生，也更深地思考和发现那孕育于历史母体的挣扎的曙光。我希望他更多地用具体去牵引抽象，并机智地把思维和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以使人们于感受的震撼中积极参与对身边事物的评价。我希望他不要模糊了继续需要前进的角度，而是更积极地打开思路，回避主观对现实的线性式的传奇，使自己的创作更见多元和多样。我也希望他摆脱诗情的轮回，在加重自己的生活积累的过程中，让芳醇之水渐渐丰沛，见出深藏的灵气和东方的智慧。

重要的是出自精神命运需要的对于诗歌的坚执。重要的是默默耕耘，踏踏实实地前行。人们

都说活得累，但生命既然来到，诗神既然降临，
那么，除了艰辛，更有艺术所体现的对现实的呈
示、调适、改造以及对并不分裂的未来的期许。
我们的一切努力也因此而值得自豪和迷恋。

癸酉立春识于北京方庄桥

拒 绝 融 化 的 冰

尧：好雨打在地上

好雨打在地上 雨啊雨
你不是我二十年前乌云里的悲伤

好雨打在地上 好雨从八千米的高空
清洗着穷人、艺术和灵魂
清洗着失败的陨石和钢
让事物保持新鲜和魅惑
我在雨中等待
我捂住了春天疼痛的胸口
好雨撒下了春天 好雨打在了
地上——

白马走过 贵族走过
无辜的老枪和棺槨走过
有人打碎瓷器 有人剥过虎皮
而烈火用尽了黑暗一生的时间
和一滴血在雨中歌唱